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漢紀一

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

高祖本沙陀部人居於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已前以有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辭晉主於城北大梁城之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没字耶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没字碑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

契丹主辭不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于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契丹主入長面撫之遣白封禪寺今從陷蕃記

門民皆驚呼而走呼火故謝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氣絶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息一曰更息曰蘇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歸罪於杜威等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懼人心未一未敢居

（城中）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勲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楊承勲因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命左右臠食之未幾（臠力兖翻幾居豈翻）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既授之以其父舊鎮復授之以其父舊兵）高勲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張彥澤殺高勲家見上卷上年勲為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為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幷傅住兒鎖之（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傅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

斬彥澤侄兒於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經徒結翻有親喪者經杖號戶刀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扑普卜翻擊也勲命斷腕出鎖斷音短腕烏貫翻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髓悉委翻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遣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鎮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伺相吏翻吭居郎翻人頸曰吭　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

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黄龍府按契丹後改黄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据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黄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毋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内崔廷勲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廷勲本河内人少陷虜契丹

主數遣使存問數所角翻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恐見殺也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毛居正曰供儗儗有儲偫之意供億猶供儗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飯扶晚翻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入晉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懼有變也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

為厭勝磔涉格翻厭於葉翻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

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被皮義翻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史建瑭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弃遼而附蜀耳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晉既亡契丹國重即復舊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節耳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貯丁呂翻恒戶登翻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將即亮翻及河契丹主以晉

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冒莫北翻為于偽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覘契丹之意不特為晉兵發也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

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絶望矣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袤音茂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為上國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

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既而返為寇讎壮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復扶又翻延壽曰鄉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質音致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稱之為大王處昌呂翻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

將軍李彦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為於偽翻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兀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施式豉翻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從才用翻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援送者送其行以為防援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絶食舊臣無敢

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背以獻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為必有異於人磁墻之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考異曰實録作禧或云名稀今從陷蕃記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

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横海節度使聿以律翻撚乃殄翻考異曰周太祖實録聿撚作聿湼今從陷蕃記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爲趙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漢將張彦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侯益後以鳳翔歸漢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彦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佺契丹勢稍沮沮在呂翻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自長安入朝于大梁其裨將留

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絶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匡國節度使劉

繼勲為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勲入朝

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勲急指道曰馮道為首

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

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馬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

望待之亦持身謹靜有以動其敬心耳命鎖繼勲將送黄龍府趙在禮至

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

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書契丹將以别奚漢將與勃海將王掜剌掜羊列翻剌盧達翻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掜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閏繼勲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櫪音歷馬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安得

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貽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彊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剽匹妙翻）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為畿縣濮博木翻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都城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大梁都城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為契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

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搆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又得吐谷渾財畜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冠古玩翻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軼徒

結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𥎊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即亮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夏戶雅翻離力智翻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柺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

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楊乘買翻老人柱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楊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繒慈陵翻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朝直遥翻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

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氷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葢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

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為諜大率如此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兾為燕王為之副燕於堅翻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賛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張易北人而仕江南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

賓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屢主翽復扶又翽近巨蕲翽力延巳以二弟立非巳意欲以虛言德之甞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侍飲極傾諂之態槩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

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去羌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自謂纂唐之緒故請修復也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帥讀曰率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帥所類翻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易以豉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

數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北向亦喪師而已矣）契丹主名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長知兩翻）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孟子引孔子之言）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

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文官班於東武官班下於西胡人立於中間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其心固虞諸鎮有與之作敵者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所以終為兀欲所鎖也怏於兩翻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為言於偽翻下令為同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

京恒戶登翻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于塞外而不知中國之事體哉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壯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

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興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

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為二伯自陜以西召伯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面都統故亦自謂為方伯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諸侯謂當時諸藩鎮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陘音刑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滎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滎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

非我王而誰（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彦威等三上牋勸進（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

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陜人苦其暴虐陜失冉翻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吾輩若殺愿舉陜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返當作反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澶時連翻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惡烏路翻更工衡翻歐陽修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歷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葢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

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葢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　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見上正月　其晉臣被迫脇為使者勿問令諸行在被皮義翻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宫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何重建為蜀圖取鳳州事始見上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　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國四年

改廣陽為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火也事見上卷開運三年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勲為河陽節度使

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户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事見上正月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

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掊蒲候翻斂力贍翻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為州治所九域志滏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偵丑鄭翻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表言於晉陽將即亮翻戊寅帝還至晉陽自承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議率

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勞力到翻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畜讀曰蓄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帥讀曰率昭券曰昭

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葢以邑為氏也）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伺相吏翻）巳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巳即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

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熈（帥讀曰率下同）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謨一本作模）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陜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汴此其咽喉也咽因肩翻）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為保義軍馬

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應為副指揮使恐誤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帝既得陜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勢之重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揺矣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史因之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勝浮梁賊帥所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澶州類翻帥讀曰率航戸剛翻牙城蓋在北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

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契丹主南入汴遂為所留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三十里為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録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音暗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推為留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録允權為虜施令陷蕃記云前録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録云允權為延州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

子恐與邊人締結移為州主簿帝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潜構諸部衆心遂摇廣本云允權為延州令帝從為録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録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帝為延帥按晉少帝實録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帝為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録 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帝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彦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軍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饌祖皖翻又雛戀翻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

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于齒為兄故拜王淑妃為嫂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劉遂凝以劉鄩舊恩因王淑妃以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於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

位罷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掊克咸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彦卿等歸鎮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彦卿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彦卿至埇橋契丹主之𭅓歸決矣埇橋在宿州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賊帥所埇余隴翻類翻恕帥讀曰率下同彦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彦卿馬請從相公入城欲劫符彦卿為質以取徐州也彦卿子昭序自

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校户教翻縋馳偽翻呼火故翻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刼乃相率羅拜於彦卿馬前乞赦其罪彦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

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五代之時羣臣五日朔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令按五代會要有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内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鷄叫次閤門勘契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鞾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

伏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奉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内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内又按歐史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則入閤儀梁所定也賍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畧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録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宫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宫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後唐制朔望皆入閤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詰

行在密遂弃東城來奔　壬辰高彦詢以丹州來降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絶不復能救秦州矣復扶又翻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復扶又翻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契丹自謂其國為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既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急欲壯歸果如劉知遠所料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

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揺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為汴州防禦使令復盛唐之舊以為節鎮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將即亮翻蝦當作鰕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淖奴教翻

簀測華翻射而亦翻馮延曾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曾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呼火故翻延曾不能禦弃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

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陳讀曰陣還從宣翻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謂東南守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為唇齒福州平則泉州為之次矣此留從效所不欲也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横横戸孟翻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壮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弃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謂唐之府庫罄於奉軍為於偽翻余安

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蠶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此毘至翻斂力贍翻贍時斂翻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壬寅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從才用翻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呼雞而縱狸奴雞其敢前乎剽匹妙翻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契丹之下當逸主字樂音洛悒於及翻悒悒憂愁不得志也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不惟土思亦見諸鎮及羣盜舉兵者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丘首也獨不見涉珪與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

遠矣

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於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絶援路何重建請扼散關猶慮契丹威令行於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𦙍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倧為丞相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弘倧嗣國張本倧作冬翻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録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録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

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巳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相悉亮翻）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髑徒木翻髏音婁瘞於計翻）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詰其吉翻）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

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史言李穀有膽氣）帝以從弟壯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察也樂音洛）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趙延壽）顧

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隨趙延壽入汴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

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帝名更遠名阮更工衡翻

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隷之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陜人也陜失冉翻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

將步騎萬人救之　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岢枯我翻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巳嵐盧含翻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

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自汴泝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艘蘇遭翻命寧國都虞侯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勲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

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作表寘之蠟丸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莧翻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廵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廹太為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屬蜀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為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帥所類翻下賊帥同衣於既翻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

戍兵俱西至洛陽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將即亮翻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弃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廵檢使潘環擊羣盗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考異曰實録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頼陽妖巫姓朱號嗣宻王誓衆於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虚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陷蕃記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

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河陽史逸之也校户教翻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蕭翰時鎮大梁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巳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巳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巳為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

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三失並見上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曾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曾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曾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蔚於勿翻

爭讀曰諍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今覺延曾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曾更相違戾更工衡翻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折之舌翻帑它朗翻藏徂浪翻唐

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曾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三年）上表待罪（上時掌翻下同）詔流覺於蘄州延曾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脩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曾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為之陳請（蘄渠希翻會工外翻為于偽翻）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厥罪死埸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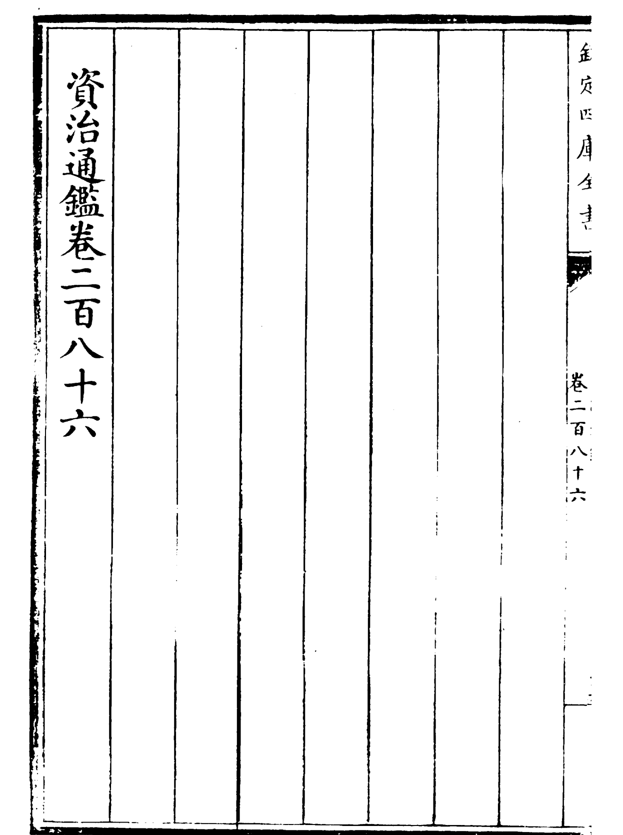
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洗昔薦翻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猖齒良翻貶和州司士參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奉頵晉之宗屬也頵於倫翻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寳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欒城縣九域志古欒城晉欒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欒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苦熱聚氷於胷腹手足且啖之啖徒濫翻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

於此故名　考異曰實録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羓邦加翻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盧龍山後即大漠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録自欒城至恒州六十里恒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

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兀欲不與諸門管鍵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陰為之備其鎖固當〕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咎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帝之自壽陽還也〔見上二月〕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豈必皆用狼糞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

赴之親將即亮翻會契丹出剽掠剽匹妙翻仁曾乘虚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　或説趙延壽曰説式芮翻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時掌翻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

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張　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漢紀二 起疆圉協洽五月盡著雍涒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 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 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 從千容翻 妹

自上國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遺唯季翻）許我知南朝軍國（朝直遥翻）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上時掌翻）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恒州府署也）宣契丹主

遺制遺制兀欲自為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契丹主阿保機謚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突欲號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國不從契丹主邪律德光封之為永康王又德光取中國以恒州為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復扶又翻歌吹之聲不絕於內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帝集羣臣庭議進取庭議者議之於庭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鎮州時為恒州契丹諸酋聚馬魏帥杜重威陘音刑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

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趨七喻翻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回遠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絶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澁色入翻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陜晉二鎮相繼款附陜晉歸附事見上卷上年陜失冉翻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歳在午不

利南行陰陽家所謂逆太歳宜由晉絳抵陜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陜州二百五十里自陜而東則至洛矣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諭諸道　甲申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等後遂為北漢佐命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從才用翻瓌古回翻蔚紆勿翻姓也是日劉晞弃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

廣鎮南軍洪州時屬唐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少詩照翻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朗永之疑注詳於後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音知兩翻下同下齒長居長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瑫它牢翻天策府學士李弘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戶之事府有宴集則執兵在門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

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兄弟爭國社稷必危）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為郎君）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史言劉彥瑫等為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　考異曰十國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希廣又不能疆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廣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

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傳位希廣則歿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必彦瑫等假託希範遺令也今從湖湘故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為馬希萼攻殺希廣張本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翟萇伯翻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還從宣翻蘇逢吉楊邠曰今陜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勲耿崇美朝夕遁去時契丹之兵大勢已北還故知懷州之兵必不能久留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揺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句斷曰

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覘此則知帝猶憚契丹有未敢輕進之心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說式芮翻令奇乃降降戶江翻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勲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太行南阪也帥讀曰率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勲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聚於恒州之軍崔廷勲等在南故謂屯恒之軍為北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勲

等擁衆北遁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過衛州大掠耳漢兵又進而逼之故遁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衛州二百九十三里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楇殺之沈持林翻將即亮翻校戸教翻楇則爪翻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惕它歷翻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霍邑漢彘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

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告之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為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門同名故也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從千容翻從容不急遽之貌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此矯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時尚在恒州恒戶登

翻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梓宫所窆之所謂之下宫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甄當作鄄音吉掾翻鄄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廵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相唐僖宗百官謁見淑妃見賢遍翻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

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燕於賢翻下同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先是劉晞奔洛陽奔大梁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恩召之為衛武行德於河陽武行德并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分扶問翻下處分同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以帝新舉大號擁兵南來將有中國故謂之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此救謂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

國之餘後唐既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為燕兵計文安漢縣唐屬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汴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豈翻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復扶又翻噍才

笑翻處昌呂翻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從益本爵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既奉表迎漢何為又更國號是當時議者禍之也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事見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復扶又翻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

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為中京留守（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曰薩剌阿保機時自蕃中奔唐莊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於市）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樂自隨史言兀欲無遠略）乙巳發真定（恒州建真定府）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令尹子玉封於成是為成得臣其後亦以成為氏）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

之未下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珂丘何翻　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恐其入城剽掠以偏將薛瓊為防禦使　辛亥帝至陜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九域志陜州陜縣有石壕鎮　汴人有來迎者汴人越鄭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丹之虐政徯漢氏之來蘇惜乎卒無以副其望也　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張礪言見

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數所具翻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見上卷是年三月令我處宫中處昌呂翻汝以為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好呼到翻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崔廷勲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崔廷勲過恭而麻荅不為禮　乙卯帝至新

安新安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域志在京西七十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年二十遺令以丞相弘倧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倧祖冬翻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也更工衡翻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

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脩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為夷狄矣按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閏者泣下為漢祖者待李從益以不死可也殺之過矣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輦見賢遍翻九域志輦縣屬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滎陽縣屬鄭州自輦縣東至滎陽一百九十里　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弘倧襲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

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扶又翻復以汴州為東京契丹廢東京為汴州見上卷是年正月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晉益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鎮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益漢自以繼晉而興革契丹之政不以為著令也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胡嶠入遼錄曰凡欲及述律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洲

北則宣化館至西樓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見上卷本年正月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入遼錄曰凡欲囚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置祖州匈奴須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數所角翻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

暇南寇史言中國經喪亂之後由此得稍自安集　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卷是年四月相息亮翻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磁墻之翻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

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恒州邢相既不能守恒州安能孤立哉為諸將逐麻荅張本　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鎮使疏吏翻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弃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朝直遥翻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晉將也奔唐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

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因即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北去無可歸之國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攻之守貞

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為李守貞據河中張本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史傳者之妄明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俶昌六翻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李仁達降唐唐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及其叛唐為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為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更工衡翻既而孺贇悔懼悔其來且懼死也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

從之為於偽翻為李孺贇叛誅胡進思不自安張本

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璲音遂質音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趙延壽為契丹主兀欲鎖之去其親兵留恒州恒戸登翻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為張璉助杜重威堅守張本將即亮翻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為慕容彥超挾勢陵轢高行周將帥不和張本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

辛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為正使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使　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朝舊兵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五代會要追尊高祖湍明元皇帝廟號文祖曾祖昂恭僖皇帝廟號德祖祖僎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考琠章聖皇帝廟號顯祖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

披面抉目斷腕抉於決翻斷音短下即斷同腕烏貫翻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具謂披面抉目斷腕焚炙之具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輿服御物被皮義翻乘繩證翻曰兹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宰相分判須降制敕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妄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荅遣

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為契丹守九域志洺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謂留恒州之兵也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飼祥吏翻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

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袞楊安等軍出楊袞赴魏州楊安攻洺州契丹留恒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為號約漢兵聞佛寺擊鐘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鐘食時擊鐘日日然也此必以未發前預相戒約以次日食時聞佛寺鐘聲而俱發耳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

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遥領也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白再榮以幕自蔽軍吏決幕引出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烟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剽匹妙翻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恒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

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嵩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微李穀之謀漢兵殆矣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勲皆奔定州恒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鎮澶州而兵亂契丹又使鎮定州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諸將皆繼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

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為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廐坊雍熈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饒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益因舊史成丈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熈寧中省華池縣為寨鎮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恐為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衛司天監趙

延乂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為相家富晉高祖入洛即以李崧為相天福五年和凝為相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虜將謂麻荅恒舊鎮州也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詰去吉翻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

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言其貪虐似麻荅特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殖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殞其身天道好還葢昭昭矣）楊衮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來降　庚寅以薛懷讓為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　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軍（改恒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乙未以白再榮為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史（踰年之後

（乃知逐麻荅者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馬萬盧順密之事同）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處昌呂翻）衆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去羌呂翻）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劉昫曰平陰漢肥塚縣隋為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郊外則名之為野

為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為都麁陋為鄙本此為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為村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為義明矣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好呼到翻在河東幕府謂為河東節度判官時也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靜獄者使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為靜及為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

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語牛倨翻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況怙勢而殺其兄乎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蕚書遺唯季翻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元年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蕚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希蕚自永州來奔喪歐史曰希蕚自朗州來奔喪通鑑於是年正月楚王希範之卒將佐議所立亦言希蕚知永州事但希蕚為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蕚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潭朗而治則朗州為是前此作永州誤也乙巳至趺石趺甫無翻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

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從才用翻）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館古玩翻今潭州西北出有碧湘門馬氏葢立宮於是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還從宣翻又如字）周廷誨勸希萼殺之希萼曰吾何忍殺兄（馬希廣其後唐閔帝之儔乎）寧分潭朗而治之（治直之翻）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為于偽翻詗古永翻又翾正翻）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史言希萼之攻潭州希崇啟之也）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事見上卷是年正月）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

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剽匹妙翻制以錢弘倧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方北討魏州未暇南救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九域志荊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乃絕漢附于蜀高從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六月 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此語專為三道入貢過荊南發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過音戈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

兵不得已復歸之詰去吉翻復扶又翻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更工衡翻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予讀曰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為無賴　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

等刑號生地獄甞醉戲以爪置樂工之頸試劒遂斷其頭歐史伶人謂之尚玉樓即被斬之樂工也斷音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彦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陛下在太原甞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彦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　彦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彦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

攻由是二將不協慕容彥超既以帝同産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誣行周以婚姻之故而緩賊故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竇貞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新相也戊寅詔幸澶魏勞軍澶時連翻勞力到翻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白再榮等既逐契丹馮道等乃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卯以崧為太子

太傅凝為太子太保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終南山路子午谷路也　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人主親戎不為御營而舍于元帥之營有入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它故不發　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數所角翻轢郎擊翻　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　蘇逢吉楊邠密以

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不明底彥超之罪牽於愛也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復扶又翻下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死傷者多而城不克則高行周持久以弊之之說為是慕容彥超之語遂塞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即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

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内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始用高行周之言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兖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

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見賢遍翻下同）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長知兩翻）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尫瘠無人狀（尫烏黄翻瘠秦昔翻）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所憚遂大掠逞其忿而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

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以其歷藩鎮則貪黷無厭為將則賣國殄民也

為殺杜重威市人噉其肉張本詬苦侯翻又許侯翻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澶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既交惡接境而處必不相安故力辭

已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

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為胡進思廢弘倧張本）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惲於粉翻）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處昌呂翻）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

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翔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侯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既遣使招侯益又隨之以兵臨脅之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史言承訓死而漢祚蹙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

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復又扶翻府第署也福州府是日殺孺贇夷其族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史言狂狡反覆者終死于人手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　庚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已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已出按歐史吳越王錢鏐以徐綰之亂使子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

元璀嗣立用進思為大將元璀卒而弘佐立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畀侮之進思不能平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侮當作舞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惡烏路翻欲授以一州欲奪其兵權而遠之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數所角翻折之舌翻被皮義翻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近其靳翻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

踧子六翻 踖子昔翻 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此褚遂良所以戒唐太宗窮張玄素也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見上七月及孺贇叛謂復欲降唐也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按薛史吳越王鏐母水丘氏昭券葢外戚也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倧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心洩息列翻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

作亂帥親兵百人（帥讀曰率下同）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逆何畏乎胡進思是以人貴於有膽決）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褰起虔翻）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

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史言婦人智識有過於丈夫者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唐益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南唐之保大三年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自唐

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党底朗翻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畧關右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言趙延壽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劉曜之言涔鋤針翻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跡因而渟水處也非盈尺之鯉所可容身以喻蜀小國勢不能容趙匡贊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

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鎮河中府）父在虜庭（父謂趙延壽）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趙延壽為契丹所鎖事見去年五月）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

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已未帝更名𥼶更工衡翻　壬戌吳越王𥼶古老翻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　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遷於臨安私第也　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進思必謀殺弘倧故密約敕薛溫使知所備為進思害弘倧而不克張本　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離力智翻見賢遍翻　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自大散關以北達于岐雍

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本道謂晉昌一道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文其面以軍號則亡逸無所至校戶教翻帥讀曰率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為趙思綰據長安反張本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敗補邁翻下追敗同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庾盐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

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帥讀曰率鄜音夫敗補邁翻　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故楊邠忌之遣就鎮許州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涕泣如雨謂之雨泣帝名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諭以誅杜重威也是日殂于萬歲殿年五十四薛史梁梁受禪以大梁萬歲堂為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

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揺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内外親族一切不問晉公主石氏杜重威之妻磔重威尸於市磔陟格翻市人爭啖其肉啖徒濫翻怨杜重威賣國引虜入汴而都人被毒也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内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寵福誠引兵自隴州還韓保貞亦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還從宣翻又如字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

建遂入于蜀要一送翻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蜀兵刼與俱西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大赦即位十三日而肆赦

吳越内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復扶又翻吳越王弘倧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惡烏路翻何承訓泄弘倧之謀以陷君於幽廢而又請弘俶誅胡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絶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

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呼火故翻）温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自臨安入錢唐告其事）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下戶嫁翻）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幾居豈翻）弘倧由是獲全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廵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卧內便宜從事之命也見上朝直遥翻下同）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

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詬古侯翻又許侯翻戊戌盃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誘音酉哂矢忍翻笑不壞顔為哂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自散關還至興州也張虔釗蓋不知可否不度利鈍而急於求功之人觀其攻王都於定州攻潞王於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恚於避翻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復扶又翻居喪而經營起復已得罪於名教未起復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可見朝章之紊朝直遥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